

洲仔——通往 人生文學的路

文／烏頭翁

洲仔濕地義工



“台灣人應該勇敢地作夢，然後一步步地去實踐它”，這是推動日本古川町社區造鎮成功的二位老先生應邀來台，被聽眾問及台灣社區文化造鎮工作該如何進行時的回答。對二位夢想實踐者的老人而言，時間不是問題，政策不會是阻力，財力也不是困境。這樣簡潔有力的回答一直影響著我自從踏入洲仔以來……



我是菸農的後代，家鄉有如美濃純靜的水田及菸樓，嫁雞隨雞來到港都，地大，路大，太陽大是高雄初烙我心的印象，地大卻找不著阡陌水田，路寬卻通不到田園幽徑，斗轉參橫，心卻沒有跟著明亮起來，在洲仔“重作村婦”是我返家最快的捷徑。

在而立之年接觸荒野文化，對它的認知僅在於它似乎符合自己所想要的一切避風港，倒不是當時是人生戰場上的逃兵，只是年紀越長越覺世界的荒謬，是看清了什麼還是看不透什麼？在那種半信半疑實存的世界裏，現實再荒謬無理仍不能對它輕率否定；在那樣的年紀裏，沒有“專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聽見別人聽不見的聲音”的敏銳——因為不夠浪漫。

作家蔡詩萍說：「如果你認為人生是一步就位的直線，文學可能是無用的，但如果你承認人生有時會摔得遍體鱗傷，充滿曲折坎坷，文學存在就有了價值。」現齒將屆不惑，帶著孩子入洲仔濕地，在涔涔汗水中，在義工身上看見所謂的“浪漫情懷”，並開啓“做中學”之門。

而入這扇門之後更發現原來它是我通往文學人生的路——在體驗大自然的美好中，對人對生活環境多了一份真心以待的情感自生命底層呼喚著，從社大，荒野到洲仔，從消費自然到為環境佈道，一步步為它認真努力，可以說，我的壓力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大，但是因為喜歡，縱使有低潮，也願承擔且以輕鬆之姿迎向前去，在這些轉變中，很多朋友都勸我蠟燭兩頭燒，要保重身體不要燒過頭，家庭工作義工要選擇自己所愛。

像我這個年紀的媽媽，多多少少受著家庭的拉力，不管是原生的，還是姻親的這方，我或許是智慧不夠時間管理不當，忙亂至今也漸有倒吃甘蔗之境，當我選擇自己所愛時，時間真的是越用越多。

世界仍是荒謬得可以，關於價值認定仍紛爭不已；人到了山野仍帶著文明習性，身處恬適之境仍煩惱熾盛；人在山林蓋粗糙大廟，在青山綠水中蓋不協調的民宿；我們對大自然的感應出問題，源自對環教育的漠視與無知，讓我們很會賺錢卻忘了一顆服務的心。觸碰生命底層的心弦需要機緣，怕的是當機緣出現，我會因害怕而蹉跎。

日本古川町造鎮成功的二位老者給我的啟發及洲仔伙伴一柔情似水的阿水和擇善固執的阿善給我的影響，讓我在不斷調整中踏穩腳步，現階段只想好好地，真心地與想觸碰生命的人一起用行動去實踐夢裏的一些情景，不要讓一些美好的只是夢境，然後真正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才能把事情做到最好。

正好的年紀，正好的學習，正好的開始。



洲仔—
—通往
人生
文學
的
道
路